

寓 意 草

清 喻嘉言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樣本庫

序

455108

聞之醫者意也。一病當前。先以意爲運量。後乃經之以法。緯之以方。內經所謂微妙在意是也。醫孰無意。而淺深繇是。柄鑿繇是。徑庭繇是。而病機之安危倚伏。莫不繇是。意之凝釋。剖判荒茫。顧不危耶。大學誠意之功。在於格致。而其辨尤嚴於欺慊之兩途。蓋以殺機每隨於陰幽。而生機恆苞於粹白。莊周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萬一肺腑能語。升墜可憐。先儒人鬼關之辨精矣。昌謂醫事中之欺慊。卽衆人之人鬼關也。奈何世之業醫者。輒黜而稱儒。儒之誦讀無靈者。輒徒而言醫。究竟無主之衷。二三雜揉。醫與儒之門兩無當也。求其拔類者。長沙一人而已。代有詰人。然比之仙釋。則寥寥易於指數。豈非以小道自隘。莫遡三氏淵源乎。夫人生驅光逐景。偶影同遊。欣慨交心。況於生死安危。忍懷僥倖。芸芸者物也。何以不格。昭昭者知也。何以不致。惟虛惟無。萌於太素者意也。何以不誠。格一物卽致一知。尙忍逐物求知。乃終日勘病。不知病爲何物。而欲望其意之隨舉隨當也。不亦難乎。昌於此道無他長。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無不靜氣微心。呼吸與會。始化我身爲病身。負影隻立。而呻吟愁毒。恍忽而來。既化我心爲病心。苟見其生。實欲其可。而頭骨腦髓。捐之不惜。僞病多委折。治少精詳。早已內炤。他病未痊。我身先瘁。淵明所謂斯情無假。以故不能廣及。然求誠一念。多於生死輪上寂寂披迴。不知者謂昌從紙上得之。夫活法在人。豈紙上所能與耶。譬之兵法軍機。馬上且不能得。況於紙上妄說孫吳。但令此心勤密在先。冥靈之下。神挺自顯。邇年先議病後用藥。如射著引弓。預定中的之高下。其後不失。亦自可觀。何必殉腸滌肺。乃稱奇特哉。不揣欲漏歷名封。大彰其志。不謂一身將老。世態日紛。三年之久。不



內 容 提 要

這是本驗案筆記。作者在臨床治療中選擇個別比較複雜疑似而又獲得顯著療效的病例六十餘則，作了詳細記述。

作者對於臨床治療上，一向堅持運用先議病後用藥的操作規程，以及自訂的議病格式，所以在這方面更特別有心得，在篇首先作了介紹，諄諄以此爲誡。其辨證分析，往往獨具隻眼，頗多創見，議論亦精闢周密，足資啓悟，有所取法。

由於寫作當時受歷史條件限制，書中不免有個別論點，不能符合現代要求，讀者應擇其善者而從之，正確地來對待這一文化遺產。

本書適宜臨床醫師及一般學習祖國醫學者作參考。

寓 意 草

清 喻嘉言 著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南京西路 200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3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3/16 字數 71,000

(原上卫版印 2,700 冊)

1959 年 3 月新 1 版 1959 年 3 月新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0

統一書号: 14119·481

定价: (十) 0.32 元

鳴一邑。幸值諫議卣臣胡老先生建言歸里。一切修舉。悉從朝廷起見。卽昌之一得微長。并蒙格外引契。參定俚案之近理者。命名寓意草。捐貲付梓。其意欲使四方周覽之士。大破成局。同心愍痛。以登斯民於壽域。而爲聖天子中興變理之一助云。然則小試寓意。豈易易能哉。

崇禎癸未歲季冬月西昌喻昌嘉言甫識

目 次

先議病後用藥	1
與門人定議病式	2
論金道賓真陽上脫之證	3
金道賓後案	4
辨袁仲卿小男死證再生奇驗并詳誨門人（附沙宅小兒治驗）	5
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證治驗并詳誨門人	10
治金鑑傷寒死證奇驗	11
辨徐國禎傷寒疑難急證治驗	12
治錢仲昭傷寒發瘧危證奇驗	12
治傷寒壞證兩腰俱廢奇驗	13
辨黃起潛曙修時氣傷寒治各不同（附傷寒戴陽證）	14
辨王玉原傷寒後餘熱并永定善後要法	15
答門人問蔣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16
論內傷轉瘧宜防虛脫并治驗	17
推原陸中尊瘧患病機及善後法	18
力爭截瘧成脹臨危救安奇驗	19
詳述陸平叔傷寒危證治驗并釋門人之疑	21
面議何茂倩令媛病單腹脹脾虛將絕之候	23
辨痢疾種種受證不同隨證治驗（共七案）	24
面議少司馬李萍槎先生誤治宜用急療之法（附藥議）	27
面議陳彥質臨危之證有五可治	29
論黃湛侯吐血暴證治驗	30
論聞君求血證兼痰證治法	31
爲顧枚先議失血證治并論病機	32
面論顧季掖乃室奇證治之奇驗	34
面論姜宜人奇證與交腸不同治法迥異	35
治陸令儀尊堂肺癰奇驗	36

議郭台尹將成血蠱之病	37
答門人閩州守錢希聲先生吐血治法	38
李思萱乃室膈氣危症治驗（附葉氏婦治驗）	40
辨黃思旭乃室膈氣危症宜用緩治法果驗	42
面議倪慶雲危症再生治驗	43
論吳聖符單腹脹治法（附論善後之法）（附葉氏證據）	44
論吳叔寶無病而得死脉（附與門人論飲酒過多成膈症之故）	47
面論大司馬王帖翁公祖耳鳴用方大意（附答帖翁公祖書）	48
直敘王帖翁公祖病中垂危復安始末	50
直推王帖翁公祖病後再誤貼患	52
直敘立刻救甦劉筠枝不終其用之故	53
論徐嶽生將成痿痹之證	54
論江冲寰先生足患治法	55
論錢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熱藥再誤	56
論浦君藹喘病證治之法	57
論吳吉長乃室及王氏婦誤藥之治驗	59
辨鼎翁公祖頭養天和宜用之藥	60
論張受先先生漏證善後之宜	61
詳吳太封翁疝證治法并及運會之理剿寇之事	62
詳辯陳議胡老先生痰飲小恙并答明問	66
論顧鳴仲痞塊鋼疾根源及治法	69
袁聚東痞塊危證治驗	70
論楊季蘅風廢之證并答門人四問	71
治葉茂卿小男奇證効驗并詳誨門人	75
議沈若茲乃郎腸癖危證并治驗	76
辨治楊季登二女奇證奇驗	77
直敘顧謨明二郎三郎佈痘爲宵小所誤	78
論劉筠枝長郎失血之證	79
論錢小魯嗜酒積熱之證	80
面論李繼江痰病奇證	82
吳添官乃母厥顛疾及自病真火脫出治驗	88

論體盛絕孕治法·····	84
華太夫人餌朮方論·····	85
陸子堅調攝方論·····	86
與黃我兼世兄書·····	87
辨黃鴻軒臂生癰瘡之證并治驗·····	88
論士大夫喜服種子壯陽熱藥之誤·····	89
論治傷寒藥中宜用人參之法以解世俗之惑（附人參敗毒散註驗）·····	91
詳論趙三公郎令室傷寒危症始末并傳誨門人·····	93

寓意草

先議病後用藥

從上古以至今時。一代有一代之醫。雖神聖賢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識病。識病然後議藥。藥者所以勝病者也。識病。則千百藥中。任舉一二種用之且通神。不識病。則歧多而用眩。凡藥皆可傷人。況於性最偏駁者乎。邇來習醫者衆。醫學愈荒。遂成一議藥不議病之世界。其天枉不可勝悼。或以爲殺運使然。不知天道豈好殺惡生耶。每見仕宦家。診畢卽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論病從何起。藥以何應。致庸師以模稜迎合之術。妄爲擬議。迨藥之不效。諉於無藥。非無藥也。可以勝病之藥。以不識病情而未敢議用也。危哉。靈樞素問甲乙難經無方之書。全不考究。而後來一切有方之書。奉爲靈寶。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脉因症治一書。先論脉。次因次症。後迺論治。其書卽不行。而心法一書。羣方錯雜。則共宗之。又本草止述藥性之功能。人不加嗜。及繆氏經疏。兼述藥性之過劣。則莫不懸之肘後。不思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適人之用。其過劣不必言也。言之而棄置者衆矣。曷不將本草諸藥。盡行刪抹。獨留無過之藥五七十種而用之乎。其於周禮令醫人採毒藥。以供醫事之旨。及歷代帝王。恐本草爲未備。而博采增益之意。不大刺謬乎。欲破此惑。無如議病精詳。病經議明。則有是病卽有是藥。病千變。藥亦千變。且勿論造化生心之妙。卽某病之以某藥爲良。某藥爲刼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論病。則藥之良毒善惡。何從定之哉。可見藥性所謂良毒善惡。與病體所謂良毒善惡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執藥性爲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議病非得已也。昔人登壇指顧。後効不

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饒碩晝。醫雖小道。何獨不然。昌即不能變俗。實欲借此榜樣。闡發病機。其能用不能用何計焉。

胡貞臣先生曰。先議病。後用藥。真金匱未抽之論。多將燭燭。不可救藥。是能議病者。若藥不誤眩。厥疾不瘳。是能藥者。

與門人定議病式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紀若干。形之肥瘦長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潤若何。聲之清濁長短若何。人之形志苦樂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藥。次後再服何藥。某藥稍效。某藥不效。時下晝夜孰重。寒熱孰多。飲食喜惡多寡。二便滑濇無有。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獨異。二十四脉中。何脉獨見。何脉兼見。其症或內傷。或外感。或兼內外。或不內外。依經斷爲何病。其標本先後何在。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其藥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劑中何劑。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以何湯名爲加減和合。其効驗定於何時。一一詳明。務令纖毫不爽。起衆信從。允爲醫門矜式。不必演文可也。

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運氣也。某月者。治病必本四時也。某地者。辨高卑燥濕五方異宜也。某齡某形某聲某氣者。用之合脉圖萬全也。形志苦樂者。驗七情勞逸也。始於何日者。察久近傳變也。歷問病症藥物驗否者。以之斟酌已見也。晝夜寒熱者。辨氣分血分也。飲食二便者。察腸胃乖和也。三部九候。何候獨異。推十二經脉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脉見何脉者。審陰陽表裏無差忒也。依經斷爲何病者。名正則言順。事成如律度也。標本先後何在者。識輕重次第也。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七方大小緩急奇耦複。乃藥之制。不敢濫也。十劑。宣通補泄輕重滑濇燥濕。乃藥之宜。不敢泛也。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者。用藥最上之法。寒熱溫涼平。合之酸辛甘苦鹹也。引湯名爲加減者。循古不自用也。刻効於何時

者。逐款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痊期也。若是則醫案之在人者。工拙自定。積之數十年。治千萬人而不爽也。

胡直臣先生曰。此如條理始終。然智聖之事已備。

論金道賓眞陽上脫之症

金道賓之診。左尺脉和平。右尺脉如控弦。如貫索。上中甚銳。予爲之駭曰。是病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必得之醉而使內也。曰。誠有之。但已絕慾三年。服人參助許。迄今諸無所苦。惟閉目轉盼。則身非己有。恍若離魂者然。不識可治與否。予曰。可治。再四令疏方。未知方中之意。歸語門人。因請立案。予曰。凡人佳治當前。賈勇以明得意。又助之以麴藥。五臟翻覆。宗筋縱弛。百脉動搖。以供一時之樂。不知難爲繼也。嘗有未離女軀。傾刻告殞者矣。是病之有今日者幸也。絕慾三年。此丈夫之行。可收桑榆者。但不知能之不爲乎。抑爲之不能乎。不爲者。一陽時生。斗柄嘗運。不能者。相安於無事而已。夫人身之陰陽。相抱而不脫。是以百年有嘗。故陽欲上脫。陰下吸之。不能脫也。陰欲下脫。陽上吸之。不能脫也。卽病能非一。陰陽時有亢戰。旋必兩協其平。惟大醉大勞。亂其常度。二氣乘之。脫離所爭。不必其多。卽寸中脫出一分。此一分便孤而無耦。使營魄不能自主。治法要在尋其罅漏而緘固之。斷繫立極。煉石補天。非飾說也。若不識病所。而博搜以冀弋獲。雖日服人參。徒竭重貲。究鮮實益。蓋上脫者。妄見妄聞。有如神靈。下脫者。不見不聞。有如聾瞶。上脫者。身輕快而汗多淋漓。下脫者。身重着而肉多青紫。昔有新貴人。馬上揚揚得意。未及回寓。一笑而逝者。此上脫也。又有人寢而遭壓。身如被杖。九竅出血者。此下脫也。其有上一時俱脫者。此則暴而又暴。不多經見者。其有左右相畸而脫者。右從下。左從上。魂升魄降同例也。但治分新久。藥貴引用。新病者。陰陽相乖。補偏救敝。宜用其偏。久病

者。陰陽漸入。扶元養正。宜用其平。若久病誤以重藥投之。轉增其竭絕耳。引用之法。上脫者。用七分陽藥。三分陰藥而夜服。從陰以引其陽。下脫者。用七分陰藥。三分陽藥而晝服。從陽以引其陰。引之又引。陰陽忽不覺其相抱。雖登高臨深無所恐。發表攻裏無所傷矣。經云。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正謂此也。善調者。使坎中之真陽上升。則週身之氣。如冬至一陽初生。便霞管飛灰。天地翕然從其陽。使離中之真陰下降。則週身之氣。如夏至一陰初生。便蓂蜩迭應。天地翕然從其陰。是身中原有大藥。豈區區草木所能方其萬一者耶。

胡尚臣先生曰。言脫微矣。言治脫更微。蓋天地其猶囊籥。理固然也。

金道賓後案

金道賓前案。次年始見而問治焉。今再伸治法。夫道賓之病。真陽上脫之病也。真陽者。父母構精時一點真氣。結爲露水小珠。而成胎之本也。故胎在母腹。先結兩岐。卽兩腎也。腎爲水藏。而真陽居於其中。在易坎中之陽爲真陽。卽此義也。真陽旣以腎爲窟宅。而潛伏水中。凝然不動。嘿與一身相管攝。是以足供百年之用。惟夫縱慾無度。腎水日竭。真陽之面目始露。夫陽者親上者也。至於露則魄汗淋漓。目中有光。面如渥丹。其飛揚屑越。孰從把握之哉。所謂神魂飄蕩。三年未有寧宇也。故每歲至冬而發。至春轉劇。蓋無以爲冬水收藏之本。無以爲春木發生之基。以故腰脊牽強。督脉縮而不舒。且眩掉動搖。有風之象。總由自伐其生生之根耳。夫生長化收藏之運。有一不稱其職。便爲不治之症。今奉藏者少。奉生者更少。爲不治無疑矣。而僕斷爲可治者。以有法治之也。且再經寒暑。陰陽有漸入之機。而驗之人事。三年間如處絕域。居園城。莫必旦夕之命。得於懲創者必深。夫是以知其可治也。初以煎劑治之。劑中兼用三法。一者以潛固脫。一者以重治怯。一者以補理虛。緣真陽散

越於外。如求亡子。不得不多方圖之。服之果獲大效。於是爲外迎之法以導之。更進而治其本焉。治本一法。實有鬼神不覲之機。未可以言語形容者。姑以格物之理明之。畜魚千頭者。必置介類于池中。不則其魚乘雷雨而冉冉騰散。蓋魚雖潛物。而性樂於動。以介類沉重下伏之物。而引魚之潛伏不動。同氣相求。理通玄奧也。故治真陽之飛騰屑越。不以龍龜之類引之下伏。不能也。此義直與冥玄圭而告平戎。施八索以維地脉。同符合撰。前案中所謂斷鰲立極。早已言之矣。然此法不可瀆也。瀆則魚亂於下矣。其次用半引半收之法。又其次用大封大固之法。封固之法。世雖無傳。先賢多有解其旨者。觀其命方之名。有云三才封髓丸者。有云金鎖正元丹者。封鎖真陽。不使外越。意自顯然。先得我心之同矣。前江鼎翁公祖案中。蓋中加油。則燈愈明。爐中覆灰。則火不息之說。亦早已言之矣。誠使真陽復返其宅。而凝然與真陰相戀。然後清明在躬。百年嘗保無患。然道賓之病。始於溺情。今雖小愈。倘無以大奪其情。勢必爲情所壞。惟是積精以自剛。積氣以自衛。積神以自王。再加平日之把持。庶乎參天之幹。非斧斤所能驟傷者。若以其時之久而難於忍耐也。彼立功異域。嚼雪虜庭。白首始得生還者。夫獨非人也歟哉。前案中以絕慾三年爲丈夫行。可收桑榆者。亦早已言之矣。今以藥石生之。更不得不以苦言繼之。僕不自度量。輒以一葦障狂瀾也。其能乎否耶。

胡貞臣先生曰。妙理微機。一經抽發。真有一彈而三日樂。一微而終日悲者。

辨袁仲卿小男死證再生奇驗并詳海門人

袁仲卿乃郎。入水捉蜚螭爲戲。偶仆水中。家人救出。少頃大熱呻吟。諸小兒醫以鎮驚清熱合成丸散與服二日。遂至昏迷不醒。胸高三寸。頸軟頭往側倒。氣已垂絕。萬無生望。再四

求余往視。診其脈。止似蛛絲。過指全無。以湯二茶匙。滴入口中。微有吞意。謂之曰。吾從來不懼外症之重。但脈已無根。不可救矣。一趙姓醫曰。鼻如烟煤。肺氣已絕。縱有神丹。不可復活。余曰。此兒受症。何至此極。主人及客俱請稍遠。待吾一人獨坐。靜籌其故。良久曰。得之矣。其父且驚且喜。醫者願聞其說。余曰。驚風一症。乃前人鑿空妄譚。後之小兒受其害者。不知幾千百億兆。昔與余鄉幼科爭論。殊無證據。後見方中行先生傷寒條辨後。附痘書一冊。頗言其事。始知昔賢先得我心。於道爲不孤。如此症因驚而得。其實跌仆水中。感冷濕之氣。爲外感發熱之病。其食物在胃中者。因而不化。當比夾食傷寒例。用五積散治之。醫者不明。以金石寒冷藥。鎮墜外邪。深入臟腑。神識因而不清。其食停胃中者。得寒涼而不運。所進之藥。皆在胃口之上。不能透入。轉積轉多。以致胸高而突。宜以理中藥。運轉前藥。倘得症減脈出。然後從傷寒門用藥。尙有生理。醫者曰。鼻如烟煤。肺氣已絕。而用理中。得毋重其絕乎。余曰。所以獨坐沉思者。正爲此耳。蓋烟煤不過大腸燥結之徵。若果肺絕。當汗出大喘。何得身熱無汗。又何得胸高而氣不逼。且鼻準有微潤耶。此余之所以望其有生也。於是煎理中湯一盞與服。灌入喉中。大啖一口。果然從前二日所受之藥。一齊俱出。胸突頓平。頸亦稍硬。但脈仍不出。人亦不甦。余曰。其事已驗。卽是轉機。此爲食之未動。關竅堵塞之故。再灌前藥些少。熱已漸退。症復遞減。乃從傷寒下例。以玄明粉一味化水。連灌三次。以開其大腸之燥結。是夜下黑糞甚多。次早忽言一聲云。我要酒喫。此後尙不知人事。以生津藥頻灌。一日而甦。

胡貞臣先生曰。驚風一症。小兒生死大關。孰知其爲外感耶。習幼科者。纔虛心領會此案。便可免乎殃咎。若駭爲異說。則造孽無極矣。

門人問曰。驚風一證。雖不見於古典。然相傳幾千百年。吾師雖闢其謬。頑鈍輩尙不能無疑。請明辨之。以開聾瞶。答曰。

此問亦不可少。吾爲子輩大破其惑。因以破天下後世之惑。蓋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脈。俱未充長。陽則有餘。陰則不足。不比七尺之軀。陰陽交盛也。惟陰不足陽有餘。故身內易至於生熱。熱盛則生痰生風生驚。亦所恆有。設當日直以四字立名曰熱痰風驚。則後人不炫。因四字不便立名。乃節去二字。以驚字領頭。風字煞尾。後人不解。遂以爲奇特之病也。且謂此病有八候。以其頭搖手勁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脚攣急也。而立目邪心亂搐搦之名。以其脊強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張之名。相傳既久。不知其妄造。遇見此等證出。無不以爲奇特。而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密。易於感冒風寒。風寒中人。必先中入太陽經。太陽之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入腦。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脉牽強。因筋脉牽強。生出抽掣搐搦。角弓反張。種種不通名目。而用金石藥。鎮墜外邪。深入臟腑。千中千死。萬中萬死。間有體堅證輕得愈者。又詫爲再造奇功。遂至各守頤門。雖日殺數兒。不自知其罪矣。百年之內。千里之遠。出一二明哲。終不能一一盡剖疑關。如方書中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此等胡言。竟出自高明。偏足爲驚風之說樹幟。曾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一經。早已身強汗多。筋脉牽動。人事昏沉。勢已極於本經。湯藥亂投。死亡接踵。何繇見其傳經解散耶。此所以誤言小兒無傷寒也。不知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爲獨多。世所妄稱爲驚風者。即是也。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即愈爲貴。若待經盡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剛瘧無汗。柔瘧有汗。小兒剛瘧少。柔瘧多。世醫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驚風爲名。而用參耆朮附等藥。閉其腠理。熱邪不得外越。亦爲大害。但比金石藥爲差減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徹其出表。不當固其入裏也。仲景原有桂枝法。若舍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爲治。毫釐千里。最宜詳細。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其感冒發熱。原與小兒無

別。醫者相傳稱爲產後驚風。尤堪笑破口頰。要知吾闢驚風之說。非謂無驚病也。小兒氣怯神弱。凡遇異形異聲。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候面青顴青。多煩多哭。嘗過於分別。不比熱邪塞竅。神識昏迷。對面撞鐘放鎗。全然不聞者。細詳勘驗。自識驚風鑿空之謬。子輩既遊吾門。日引光明勝義。洗濯肺腸。忽然靈悟頓開。便與飲上池無二。若但於言下索解。則不能盡傳者多矣。門人又問曰。傷寒原有一表一裏之法。今謂熱邪當從表出。不當令其深入。則裏藥全在所擯矣。豈於古法有未合歟。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古法甚明。但後人鹵莽不悟耳。蓋人身一個殼子。包着臟腑在內。從殼子上論。卽骨亦表。而從近殼子處論。卽膀胱尾閭之間。亦出表之路也。在外以皮毛爲表之表。在內以大小孔道爲裏之表。總驅熱邪從外出也。惟有五臟之間。精神魂魄。意之所居。乃真謂之裏。而不可令外邪深入耳。如盜至人家。近大門則驅從大門出。近後門則驅從後門出。正不使其深入而得窺寢室耳。若盜未至後門。必欲驅至。及已至後門。必欲驅從大門出。皆非自全之道也。試觀心肺脾肝腎之內。並無血脉皮毛肌肉筋骨也。而所主者。乃在外之血脉皮毛肌肉筋骨。則安得以在外者。卽名爲表耶。所以傷寒之邪入內。有傳腑傳臟之不同。而傳腑復有淺深之不同。胃之腑外主肌肉而近大門。故可施解肌之法。內通大小腸而近後門。故間有可下之法。至膽之腑。則深藏肝葉。乃寢室之內。去前後門俱遠。故汗下兩有不宜。但從和解而已。若傳至三陰。則已舍大門而逼近寢室。設無他證牽制。惟有大開後門。極力攻之。使從大便出耳。今之治傷寒者。誤以包臟腑之殼子分表裏。故動輒乖錯。誠知五臟深藏於殼內。而分主在外之血脉皮毛肌肉筋骨也。胸中了然矣。門人又問曰。獲聞軀殼包乎五臟。奉之爲主之誨。心地頓開。但尙有一疑。不識人身之頭。奉何臟爲主耶。答曰。頭爲一身之元首。穹然居上。乃主臟而不奉藏者也。雖目通肝。耳通腎。鼻通

肺。口通脾。舌通心。不過借之爲戶牖。不得而主之也。其所主之臟。則以頭之外殼包藏腦髓。腦爲髓之海。主統一身骨中之精髓。以故老人髓減。卽頭傾視深也。內經原有九臟之說。五臟加腦髓骨脉膽女子胞。神臟五。形臟四。共合爲九。豈非腦之自爲一臟之主耶。吾謂腦之中雖不藏神。而腦之上爲天門。身中萬神集會之所。泥丸一宮。所謂上八景也。惟致虛之極者。始能冥漠上通。子輩奈何妄問所主耶。凡傷寒顯頭痛之證者。用輕清藥徹其邪從上出。所謂表也。用搐鼻藥搐去腦中黃水。所謂裏也。若熱已平復。當慮熱邪未盡。用下藥時。大黃必須酒浸。藉酒力以上達。所謂鳥巢高巔。射而取之之法也。今世治大頭瘟一證。皆從身之軀殼分表裏。不從頭之軀殼分表裏。是以死亡莫救。誠知腦之自爲一臟。而顛力以攻之。思過半矣。

附沙宅小兒治驗 衛庠沙無翼。門人王生之表兄也。得子甚遲。然縱啖生硬冷物。一夕吐食暴僵。不醒人事。醫以驚風藥治之。渾身壯熱。面若裝珠。眼吊唇掀。下利不計其數。滿床皆污。至寓長跽請救。診畢。謂曰。此慢脾風候也。脾氣素傷。更以金石藥重傷。今已將絕。故顯若干危症。本有法可救。但須七日方醒。恐信不篤而更醫。無識反得譏罪生謗。王生堅請監督其家。且以代勞。且以壯膽。於是用烏蝎四君子湯。每日灌一大劑。每劑用人參一錢。其家雖暗慌。然見面赤退而色轉明潤。便瀉止而動移輕活。似有欲言不言之意。亦自隱忍。至第六晚忽覺手足不寧。揭去衣被。喜吞湯水。始極詆人參之害。王生先自張皇。竟不來寓告明。任其轉請他醫。纔用牛黃少許。從前危症復出。面上一團死氣。但大便不瀉耳。重服理脾藥。又五日方甦。

是役也。王生於袁仲卿一案若罔見。而平日提命。凡治陰病。得其轉爲陽病。則不藥自愈。縱不愈。用陰分藥一劑。或四物二連湯。或六味地黃湯。以濟其偏。則無不愈。亦若罔聞。姑爲鳴鼓之攻。以明不屑之悔。